

保护经简介

保护经的功德

弥陵王（King Milinda）说：「龙军尊者（Venerable Nāgasena），这也是世尊所说的：

『不是在天空中，
不是在海洋中，
不是在最偏远的山洞里，
也不是在这广阔的整个世界里，
可以找到逃脱死亡之陷阱的地方。』

但是，世尊又教导保护经，即《宝经》(Ratana Sutta)、《蕴护经》(Khanda Paritta)、《孔雀护经》(Mora Paritta)、《幢顶护经》(Dhajagga Paritta)、《阿达那帝亚护经》(Ātānāṭiya Paritta)与《指鬘经》(Angulimāla Paritta)。龙军尊者，若人不能在天空中、海洋中、山洞里或广阔的整个世界里的任何地方逃脱死亡，那么保护经便是无用的。但若人能够透过念诵保护经逃脱死亡，那么我所引用的偈颂是错的。这也是自相矛盾的问题，比死结更难解。现在向您提出这个问题，您必须解开它。」

「陛下，世尊诵过你引用的偈颂，也教过诸保护经，但这只是给与那些寿元未尽、足寿、自制以避免业障的人。没有任何仪式或方法能够延长寿元已尽者的性命。陛下，即使用一千罐的水来灌溉一棵已经干枯、死亡、无水份、无生命的树，该树都永远不能够再次充满活力、发芽及长叶子。同样地，没有仪式或方法、没有药物及保护经能够延长寿元已尽者的性命。陛下，对这种人来说，世间的一切药物都无用。然而，对于那些寿元未尽、足寿、自制以避免业障的人来说，

保护经是一项保护与助力。便是为了这种用途，世尊教导保护经。陛下，就像谷物成熟、可以收割时，农夫会保护它，不让水流进田里；但谷物还嫩、黑得像云、充满生命力时，他会用水来灌溉它，使它成长。同样地，陛下，对于寿元已尽者，且让我们把保护经置之不理；但对于那些寿元未尽、充满活力的人，便可念诵保护经这种药，他们将会透过运用它而获得利益。」

「但是，龙军尊者，如果寿元未尽者将会活下去，寿元已尽者将会死亡，那么，药物与保护经都同样无用。」

「陛下，你是否见过某种病被药物治愈？」

「是的，好几百次。」

「那么，陛下，你说药物与保护经无用的话必定是错的。」

「龙军尊者，我曾经见过医师们用气流或外敷的方法给药，因而治愈了病。」

「陛下，念诵保护经者的声音被听到时，即使舌头已干、心跳微弱、声音沙哑，但透过该念诵，一切病都被减轻，一切灾难都离去。再者，陛下，你是否见过被蛇咬伤的人，其

蛇毒透过念诵被（咬他的蛇）吸回，或被（消毒药）清除，或在伤口的上下敷上药膏？」

「是的，到今天的世界，这是普遍的作法。」

「那么，你说药物与保护经无用是错的。对一个人念诵保护经时，正要咬他的蛇将会关起嘴巴，不会咬他；众强盗高举起来要打他的棍棒将不会打击他，他们将会放下棍棒，友善地对待他；发怒地冲向他的大象将会突然地停下来；冲向他的猛烧烈火将会熄灭；他吃下的剧烈毒药将会变得无害、变成食物；想要杀他的杀手将会变成服侍他的奴隶；他踏到的陷阱不能够捉住他。

再者，陛下，你是否听过，有七百年猎人都无法罗网到念诵保护经的孔雀，但在牠没有念诵的那一天，牠就中陷阱被捉到了？」

「是的，我曾经听过。这件事在全世界很有名。」

「那么，你说药物与保护经无用是错的……」

「龙军尊者，保护经是否能够保护每一个人？」

「只能保护一些人，不能保护其它人。」

「那么它并不是一直都有用？」

「食物是否能够维持一切人的生命？」

「只是有些人，不是其它人。」

「为什么不是？」

「因为有些人吃得太多，泻肚子泻到死了。」

「所以它并不能维持一切人活命？」

「它会毁坏生命有两个原因：吃得太多与消化不良。透过毒咒，即使能够维持生命的食物也会变成有毒。」

「同样地，陛下，保护经只能给与一些人保护，而不能保护其它人。有三个使它失效的原因：业障、烦恼障与无信障。能够保护众生的保护经，因为那些众生自己造的业而失去保护力。陛下，就像母亲慈爱地滋养胎儿，细心地把她生下来。儿子出生后，她保持他清洁，不受灰尘、污垢与鼻涕污染，为他涂上最好最贵的香水；别人辱骂与打他时，她捉住他们全部，愤慨地把他们拖到该地君王面前。然而，当她的儿子顽皮，或迟归，她使用棍、棒或手来打他。这么做时，她是否会被人捉住、拖到君王的面前？」

「不会，尊者。」

「为什么不会？」

「因为是该男孩的错。」

「同样地，陛下，作为一种保护的护经，是否会因为众生本身的错而妨害他们？」

「善哉，龙军尊者！（由于）您这众宗师的至上者，问题已被解答，密林已被清除，黑暗已被照明，外道之网已被解开。」

——《弥陵王问经》

《吉祥经》的缘起

据说在印度 (Jambudīpa) 有许多人惯于在城门、辩论堂各处聚会，支付金币来听闻各种外道的故事，例如西达 (Sita) 强奸案等等，每个故事都要讲四个月才能讲完。在这当中，有一个关于吉祥的讨论如此开始：「什么是吉祥？是看到的是吉祥？是听到的是吉祥？还是感觉到的是吉祥？有什么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吉祥？」因此，当时有一个认为看到的是吉祥的人说：「我知道吉祥。看到的是这世间的吉祥，因为色相被视为最吉祥。例如：在此，有人在清晨起来，看见一只会说话的鸟，或树苗，或孕妇，或穿戴珠宝的孩子们，或许多盛满供品的盘子，或新鲜红刀鱼，或骏马，或骏马拉的马车，或公牛，或母牛，或棕色牛，或看见某种被视为最吉祥的这

类色相。这就是所谓的可见之吉祥。」有些人接受他的说法，有些人则不接受。不接受的人与他争论。接着，有一个认为听到的是吉祥的人说：「各位先生，眼睛看见净与不净两者、美丑两者、可喜与不可喜两者。如果看到的是吉祥，应该一切都是吉祥的。因此看到的不是吉祥。反之，听到的是吉祥，因为听到的被视为最吉祥。例如：在此，有人在清晨起来，听到〔名字〕「增长」(Vaddha)，或『数量增长』(Vaddhamāna)，或『圆满』(Punna)，或『美好』(Phussa)，或『善意』(Sumana)，或『祥瑞』(Siri)，或『祥瑞增长』(Sirivaḍḍha)¹，或〔这样的话〕『今天的星晨吉祥』，或『好时期』，或『好日子』，或『吉兆』，或听到诸如此类被视为最吉祥的声音。这就是所谓的所闻之吉祥。」同样地，有些人接受他的说法，有些人则不接受。不接受的人与他争论。接着，有一个认为感觉到的是吉祥的人说：「各位先生，耳朵听到好坏两者、可喜与不可喜两者。如果听到的是吉祥，应该一切都是吉祥的。因此听到

¹ 這些名字都帶有「幸運」的含義。

的不是吉祥。反之，感觉到的是吉祥，因为感觉到的香、味与触被视为最吉祥。例如：在此，有人在清晨起来，嗅到莲花香，或咀嚼上等牙枝，或摸到地、青翠的农作物、新鲜牛粪、乌龟、一篮的麻子、一朵花或一粒果实，或在涂抹细泥土，或穿上等的衣服，或戴上等的头巾，或嗅到诸如此类被视为最吉祥的气味，或尝到诸如此类被视为最吉祥的味道，或触到诸如此类被视为最吉祥的可触之物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感觉到的吉祥。”同样地，有些人接受他的说法，有些人则不接受。在此，认为看到的是吉祥的人，无法使得认为听到的是吉祥的人和他有相同的看法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使得另外两种人〔和他有相同的看法〕。因此，那些接受看到的是吉祥的人离开后说：「只有看到的是吉祥。」然而，那些接受听到的是吉祥的人和那些接受感觉到的是吉祥的人离开后〔各自说〕：「只有听到的是吉祥」及「只有感觉到的是吉祥。」

因此，这吉祥论在整个印度流行起来。在全印度，分成各派的人忆测吉祥：「什么是吉祥？」人类的保护神听到这种言论后，也同样地忆测吉祥。接着有他们的朋友地神，听到

他们这么讨论时，众地神也同样地忆测吉祥。接着有众地神的朋友天空神……四大王天的众神……等等直到……接着有善见天（Sudassī）众梵天神的朋友色究竟天（Akanitṭha）的梵天神，听到他们这么讨论时，众究竟天的梵天神也分成各派地忆测吉祥。如此，对吉祥的忆测遍布一万个世界。遍布之后，虽然一而再地对吉祥有各种不同的定义：「吉祥是这个！」「吉祥是这个！」但是十二年后，还是没有〔大家同意的〕定义。除了〔世尊的〕圣弟子众，一切的人、天神与梵天神根据「看到的」、「听到的」与「感觉到的」分成三派，没有任何一者能够得到符合真实的结论地说「只有这个是吉祥」，因此关于吉祥的喧闹声在世间生起。

诸天与人重复地探讨，但还是没有答案，十二年后，三十三天（Tāvātimsa）的众天神聚在一起讨论：「诸位贤友，就像一家之主对于其它家人，就像村长对于村民，就像国王对于一切人民，同样地，帝释天王是我们的首领，即是说他依福业、统治权与智慧作为〔四大王天与三十三天〕两层天众神之主。所以我们应当向帝释天王请教这件事。」他们去见帝

释天王……向帝释天王致敬后，他们站立一旁，告诉他：「陛下，关于吉祥的问题已经出现。有些说看到的是吉祥，有些说听到的是吉祥，有些则说感觉到的是吉祥。我们及他人人都没有结论。如果您能够给予定论，那就好了。」虽然帝释天王天生很有智慧，他还是问：「吉祥论是在哪里开始的？」他们回答：「陛下，我们从四大王天的众神那边听来的。」四大王天的众神则说：「我们从天空神众那边听来的。」天空神众说：「我们从众地神那边听来的。」众地神说：「我们从人类的保护神那边听来的。」人类的保护神说：「它是从人类那边开始的。」接着，帝释天王问：「正等正觉者现在住在哪里？」他们回答：「在人间，陛下。」

「有人去问过世尊吗？」

「没有，陛下。」

「各位，你们怎么可以忘了火，却认为放光虫是光明？〔怎么可以〕忘了世尊、能毫无余漏地教导吉祥的导师，却认为应该来问我？来，各位，让我们去问世尊；如此我们肯定会获得精辟的答案。」说后，他命令一位天子道：「你去问

世尊。」该天子便打扮好自己，穿上适合该场合的穿著，在众神围绕之下，犹如极亮的闪电般来祇园精舍（Jetavana），向世尊顶礼后，他站立一旁。接着，他提出有关吉祥的问题，说出以下的偈语：「诸多天神与人类……。」

这便是有关吉祥的问题的缘起。

——《小诵经注》

《宝经》的缘起

世尊出现在世间时，毗舍离 (Vesālī) 既繁荣又有许多物资。其国有七千七百零七个王，以及同样数目的小王、将军、监护人等等，所以说：「在那时候，毗舍离繁荣、昌盛、人口众多、人口稠密、食物供应充足；该国有七千七百零七座皇宫、七千七百零七间楼阁、七千七百零七座公园及七千七百零七池塘。

但在另一个时候，该国由于旱灾与收成不好而闹饥荒。首先死亡的是穷人，[他们的尸体] 被丢在外面。由于死尸的气味，非人来到城里。之后更多人死亡。其可厌至导致「蛇风病」(ahivātaroga) 在众生物之间传开来。如此，毗舍离遭受三种厄难困扰：饥荒、非人与瘟疫，因此人民晋见皇帝，

说道：「大王，在这城里出现了三种厄难。在过去七代皇帝的治下，都不曾发生这件事。现在它会发生，可能是因为陛下的皇位非法。」他们检查整个传承，找不到其皇位有什么出错。在找不到皇帝的缺陷之下，他们想：「怎样才能消除此厄难？」有些人提议外道六师，说道：「一旦他们来到，此厄难便会即刻消除。」其它人说：「佛陀好像已出现在世间。世尊教导为众生带来利益的正法。他有大神力、大威力。一旦他到来，一切厄难便会即刻消除。」他们对于这个建议感到欢喜，因此他们问道：「世尊现在住在哪里？如果我们请他来，他会不会来？」其它人说：「佛陀很慈悲。他怎么会不来？」——「现在世尊住在王舍城（Rājagaha），频婆娑罗王（Bimbisāra）正在服侍他。或许他不会让世尊来。」——「那么，让我们请该国王答应送世尊来。」因此他们派两位离车族（Licchavi）的国王去见频婆娑罗王，带着贵重的厚礼，由一支强大的军队护送，〔告诉他们：〕「让频婆娑罗王答应你们带世尊来这里。」他们去见频婆娑罗王，送上礼物，禀报发生了什么事，说道：「大王，请派世尊去我们的城市。」与其答应，国王说道：「你

们自己去问。」因此他们去见世尊，顶礼后说：「尊者，三种厄难出现在我们的城里。如果世尊去的话，我们便会安全。」世尊〔透过神通把心〕转向〔这件事，并且了知〕：「在毗舍离开示《宝经》时，该保护将会遍布一万亿²个世界，而且该经结束时，八万四千个有息生命将会彻知法。」因此他同意了。

听到世尊答应后，频婆娑罗王便叫人在城里宣布：「世尊已经答应去毗舍离。」然后他去见世尊，问道：「尊者，您是否答应去毗舍离？」

「是的，大王。」

「尊者，那便请等我们先把路准备好。」

因此频婆娑罗王命人把王舍城与恒河之间五由旬路程的路给弄平，而且在每隔一由旬之处建造一个住所，然后通知世尊启程的时刻已到。世尊便带着五百位比丘启程。在全程五由旬的路上，国王命人铺上深及膝盖的五色花，路边插着旗帜、布条、三角旗等等。他命人在世尊的头上举着两个白

² Koṭisatasahassa : koṭi = 一千万 ; sata = 一百 ; sahassa = 一千。

色华盖，在每位比丘的头上举着一个白色华盖。在随从陪同之下，他以花、香等来礼敬世尊，邀请世尊住在每一个〔新建好的〕住所，在每一处都供养完善充足的食物。如此，他以五天的时间带引世尊去到恒河。在该处，他命人以种种装饰品装饰一艘船，以及送信给毗舍离的居民：「世尊已到。把路准备好。让所有人出来迎接世尊。」他们决定做出双倍的礼敬，因此在把恒河与毗舍离之间三由旬的路程弄平后，他们为世尊造了四个白色华盖，为每位比丘造了两个白色华盖，而且为了礼敬世尊与诸比丘，他们来到恒河〔北〕岸，站在那里。频婆娑罗王命人把两艘船连接起来，在其上建座大堂，挂上花彩等等，再准备一个装饰着种种珠宝的座位给世尊。世尊坐上该座位，五百位比丘也都上船，坐在适合自己的座位。国王走下河里跟随着世尊，直到河水到达他的颈项，然后说：「尊者，我将住在恒河此岸，直到世尊回来。」然后转回去。远至色究竟天（Akanittha；净居天的最高层）的众神都在天上向世尊顶礼，干巴拉龙王（Kambala Nāgarāja）与阿沙达拉龙王（Assatara Nāgarāja）及恒河里的其它生物则在下

面向他顶礼。

在受到如此大恭敬之下，世尊越渡了一由旬的恒河，来到毗舍离境内。为了双倍于频婆娑罗王地礼敬世尊，离车族的诸王来迎接世尊，直到河水到达他们的颈项。在那时候，就在那一刻，出现了一大片闪着电的乌云，四方倾盆地下着大雨。当世尊的脚一踏上恒河岸上，「莲花雨」即倾盆而下；然而只有那些想要湿的人才会湿，不想要湿的人则不湿。在每个地方，水淹到膝盖、大腿、腰部乃至颈项，所有的尸体都被水冲到恒河里，直到陆地完全清净。

在每一由旬的距离，离车族人都邀请佛陀住宿，以及作大供养。如是，在三天里，双倍于频婆娑罗王地礼敬世尊，他们带引世尊来到毗舍离。世尊一来到毗舍离，帝释天王便与众神到来。由于拥有大威力的众神降临，多数的非人都逃跑了。世尊停在城门之处，向阿难尊者说道：「阿难，学此《宝经》，然后以钵盛水，带着众离车王子，在三道城墙之间绕着走地诵此经作为保护。」

——《小诵经注》

在他（阿难尊者）诵念「无论任何……」及向上洒水时，水掉在夜叉身上。从第三首偈开始，犹如小银球般的水滴掉在众病患的身上。那些人的病马上痊愈，他们站起来，从四方来到围绕着长老。如是，一开始诵念「无论任何……」的那一刻，之前住在火堆、垃圾堆、屋顶与墙壁的众夜叉，在被水滴到时，都慌乱地从门口逃跑了。虽然当时有三千道门，但其空间仍然不够他们全部从门口逃跑，因此他们撞倒墙壁逃跑了。

——《法句经注》

《应行慈爱经》的缘起

一时世尊住在舍卫城附近，当时雨安居已快到来。当时，许多比丘从各国到来，想要向世尊获取业处后，便各地入雨安居，因此来见世尊。世尊如此开示适合八万四千种不同性格的人各种禅修业处，那就是说：对于贪行者，他教导十一种不净观，包括有识与无识不净观；对于瞋行者，他教导始于慈爱的四梵住业处；对于痴行者，他教导死随念等等；对于妄念行者，他教导安般念、地遍等等；对于信行者，他教导佛随念等等；对于聪慧行者，他教导四界分别观。

有〔一群〕五百位比丘，每人向世尊学习一个禅修业处后，寻找一个有村庄可作为托钵处的适当住处，最终来到某个边远的国度，看到属于喜玛拉雅山脉一部分的一座山。该

山的表层闪亮得像一粒蓝水晶，有青翠阴凉的树林，地面的沙好像珍珠网或银片，还有清澈又清凉的泉水。那些比丘在该处过了一夜，隔天早晨到来时，他们处理好身体所需后，便去不远处的一个城镇托钵。该镇有一千个族，建造成大众的住处，其居民都有信心。由于在边远的地方很难见到出家人，见到那些比丘时，他们都感到快乐与喜悦。在供养众比丘食物之后，他们恳求他们留下来三个月〔渡过雨安居〕。他们建了五百个房间，配置一切所需，例如床、椅子、水壶、装洗脚水的水盆等等。隔天那些比丘去另一个城镇托钵，该城的居民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，恳求他们留下来过雨安居。那些比丘说如果没有障碍的话便同意。他们回到该树林，〔安排〕透过在夜晚的每一夜分打板，以便日夜〔保持〕精进，以及如理作意地安住，过后他们便去到树下坐下。

众树神对这些有戒行的比丘们感到失望，他们从自己的宫殿下来，带着孩子们来回地徘徊。就像村民的一排屋子被诸王与皇家众臣霸占，不得不离开屋子去别处住，从远处看望，〔心想：〕「他们几时离开？」同样地，那些树神从自己的

宫殿下来，带着孩子们来回地徘徊，从远处看望，〔心想：〕「这些尊者几时离开？」接着他们想：「入雨安居的比丘们肯定会住三个月，但我们不能带着孩子离家住这么久，让我们显示能吓跑那些比丘的相。」如是到了夜晚，当众比丘在执行比丘的但务时，他们变化出可怕的妖怪相，站在每一位比丘的面前，发出可怖的声音。那些比丘见到那些相及听到那些声音时，心里都感到很害怕，脸色苍白又腊黄，无法再令心专注。当他们如此一再地遭受此怖畏的干扰，无法令心专注时，他们失去了正念。一旦他们失去了正念，众神便以臭气来干扰他们。他们的脑袋好像被臭气窒息，头里装满压迫感。然而，他们并没有互相提起自己所遭遇的干扰。

有一天，服侍僧团戒腊最高的长老的时刻来到时，他们聚在一起。长老问他们：「诸位贤友，刚来到这座树林时，你们的肤色光洁明净好几天，诸根也清晰，但现在你们清瘦、苍白又腊黄。在此有什么不适合你们的？」有一位比丘便说：「尊者，夜晚时，我见到与听到如此这般恐怖的相，嗅到因此这般的气味，因此我的心不能专注。」所有其它人都同样地

告诉所发生的事。长老说：「诸位贤友，世尊说有两种雨安居³，而且这住处不适合我们，所以让我们去找世尊，请他告诉我们另一个适合我们的住处。」

其它比丘都同意，因此收拾好住处后，他们便带着自己钵与袈裟不告而别，因为他们不执着那些族人。逐阶地走到舍卫城，他们去见世尊。见到他们，世尊说：「诸比丘，我制了一条戒，即不可以在雨季时四处走动。为什么你们还四处走动？」

他们告诉世尊所发生的一切。世尊〔运用神通把心〕转向整个印度，见不到有任何地方适合作为他们的住处，甚至小至一张四只脚椅子大小的地方也没有。世尊便告诉他们：「诸比丘，没有其它适合你们的住处。唯有住在那边，你们才能够达到漏尽。因此你们应该回去同一个住处住下来。然而，如果你们免离天神的怖畏，便学此保护经，因为这能作为你们的保护，同时也可以作为你们的禅修业处。说后便开

³ 中譯按：印度的雨季有四個月。佛陀制定兩種雨安居：（一）前安居，即在雨季的前三個月過雨安居；（二）後安居，即在雨季的後三個月過雨安居。

示此经。

——《小诵经注》

过后那五百位比丘回去该座树林，诵念《慈爱经》作为保护，令到那些树神感到很欢喜，不但不再恐吓他们，而且还服侍他们，帮他们准备水、扫地等等。那五百位比丘在不受干扰之下，都在那次的雨安居里证悟了阿罗汉道果。

《蕴经》的缘起

有一次，舍利弗尊者（Ven. Sāriputta）与优波斯那尊者（Ven. Upasena）⁴住在王舍城附近的清凉林中的蛇洞里。

当时，有条蛇掉在优波斯那尊者的身上。优波斯那尊者便向众比丘说道：「诸位贤友，请过来把我这身体抬起放在床上，在它还未像一把谷壳般在此四散之前，把它抬到外面去。」

听到这些话，舍利弗尊者向优波斯那尊者说道：「我们没见到优波斯那尊者的身体有任何变异，他的诸根也没有任何变异。然而，优波斯那尊者却说：『诸位贤友，请过来把我这身体抬起放在床上，在它还未像一把谷壳般在此四散之前，把它抬到外面去。』」

⁴ 中譯按：優波斯那尊者是舍利弗尊者的弟弟。

「舍利弗贤友，对于认为『我是眼，眼是我的』或『我是耳，耳是我的』或『我是鼻，鼻是我的』或『我是舌，舌是我的』或『我是身，身是我的』或『我是意，意是我的』的人，的确会有身体的变异，诸根会衰败。然而，贤友，对于我来说，我不认为『我是眼，眼是我的』……或『我是意，意是我的』。如此，舍利弗贤友，我的身体又怎么会有任何变异，诸根怎么会衰败？」

「那么看来优波斯那尊者在很久以前便已根除认为有『我』与『我的』的潜伏性我慢，因此优波斯那尊者不会想：『我是眼，眼是我的』……或『我是意，意是我的。』」

随后，众比丘把优波斯那尊者的身体放在床上，然后把它抬到外面去。

当时，优波斯那尊者的身体立即像一把谷壳般分解四散。

《相应部》

听到这件事时，佛陀说：「该比丘没有诵念《蕴护经》。如果他诵念该保护经的话，他便不会死。」基于这因缘，佛

陀教导众比丘《蕴护经》，而且制了一条戒，即住在森林里的比丘每天都必需诵念《蕴护经》，否则便犯了恶作罪。

